

並非虛構的故事

俞 林等著

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並非虛構的故事

俞 林等 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武漢

並非虛構的故事

俞 林 等 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(《漢口解放大遊藝》)

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0號

經應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

精華書局印刷廠印刷

850×1150 1/32 印張1 1/2 印字 31,000字

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印刷

印數：1—12,000

內 容 提 要

共包括兩個短篇。“並非虛構的故事”是寫反革命分子陳川江在勞教改造處所，偷跑出來後，假一區委書記之名，騙得了某縣長的信任，從而搞到了到省城的路費，乃至到省城後大肆進行欺騙活動，並企圖陷害某機關的共產黨員，最後終於在人民提高了警惕性和公安人員的周密調查下落網。“伸向設計院的觸手”是寫潛伏在某黑色冶金工廠設計處的反革命分子，一貫偽裝積極，騙得了某領導人員的信任，暗地裏對設計工作進行破壞，最後亦終於被逮捕決辦。

目 錄

並非虛構的故事.....	俞 林	1
伸向設計師的魔手.....	洪 洋 劉 蓓	33

並非虛構的故事

俞 林

帶給縣長的一封親啓信

三月，長江兩岸的稻田裏開滿了油菜花，大地像一床望不到頭的金黃的錦被，濕潤的空氣裏放散着醉人的花香。一個幹部打扮的人，在通往縣城的大路上匆忙地走着，他似乎有很緊急的事情，一點也沒注意春天的景色。這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，濃濃的眉毛，鼻尖上有幾顆淺麻子，臉色雖然被太陽晒黑了，但是人們一眼就能看出他是個知識分子出身的人；走路的時候，兩隻腳抬得很低，不斷碰着路上突出的石子，顯然他已經走得疲乏了。

快晌午的時候，這個人進了城，到十字路口打聽了一下，就一直奔縣政府去了。一到收發室，這位年輕人就從身上掏出一封信來，向收發員說：“同志，我是沙湖縣派來的幹部，給你們這裏劉縣長帶來了一封信，要劉縣長親啓。”說着就把信交給了收發員。

劉縣長正在辦公室裏忙着，他一連和五個區通過電話，檢查了各區統購統銷的情況，又詳細詢問了發放農業貸款的事情，最後又催他們把春耕和救災的工作計劃報告上來。他剛放下耳機，收發員推門進來了，把一封親啓信交給他。劉縣長聽說是沙湖縣派人送來的親啓信，就連忙打開

看個究竟，等他把信紙展開，才知道並不是什麼公函，只是一封私人信件。不過，當他看到署名和私章是“齊海明”三個字的時候，對這封私信比之對公函並沒有一點輕視，趕緊坐下來把信仔細地讀了一遍。原來齊海明是沙湖縣三區區委書記，是本縣二區紅土鄉人。劉縣長對本縣出外工作的重要幹部大體都知道，平時很關心他們的家屬，到區裏檢查工作的時候，時常問到他們家裏的生產情況，還常對幹部們說：“幹屬雖然不同於軍屬，我們也要好好照顧，好叫人家在外邊安心工作。”偏偏這封信正是齊海明要求照顧他的家庭的，信中列舉了家中的一些困難。這不能不叫劉縣長難過，一定是二區沒有按着他的指示辦事，叫人家一個區委書記親自寫信來要求，這有多難堪呢？劉縣長看看齊海明的簽名和手章，就好像看到齊海明站在面前指責自己似的，他馬上請沙湖縣的那位叫陳川江的幹部進來，同時把民政科長也叫了來。

劉縣長對外縣的幹部很客氣，滿口答應要好好照顧齊海明的家屬，語氣裏流露出抱歉的意思，並且再三囑咐陳川江回去後向齊海明同志轉達這番意思，最後要民政科長親自處理這件事情，還要他給這位遠道而來的客人安排住處。

民政科長按照縣長的意思，把這位客人安置在客房裏，第二天由民政科寫了一封介紹信，請陳川江帶到二區，要二區區長親自解決齊海明家庭困難的問題。於是陳川江帶上介紹信就趕到二區去了。

區長的疑惑

當二區王區長看到陳川江帶來的縣民政科那封信的時候，把信中提到劉縣長如何親自指示的一段讀了兩三遍。另外他又仔細地看了看最後的一句話：“救濟款可由陳同志親自帶到齊海明同志家”。這句話似乎是寫好介紹信以後又加上去的，因為這十幾個字寫的特別擠，和前邊的字句不像一起寫下來的。

王區長一定還要看下去的，如果不是陳川江用問話打斷了他。

“王區長，不認識我了吧？”

“啊……”王區長放下信，對客人看了看，不好意思地搖搖頭，像抱歉似地啊了一聲。

“前年我們齊書記的愛人病了，不是我送回來的嗎？當時，虧得王區長多照應。”

王區長大概想起了這件事，就把信放到一邊，打聽了一下齊海明的近況。王區長是本地人，自幼就認識齊海明，是和他一起參加革命的，很熟悉老齊的性格。因此，一聽說老齊專派一個幹部老遠地跑來要求照顧自己的家庭，就不大相信。一九五一年他們一起領導一個鄉的土地改革，正春荒的時候，老齊的老婆帶着孩子哭哭啼啼地來找老齊，老齊只顧了領導羣衆鬥地主，眉頭沒皺一皺就把老婆孩子打發走了。這個有名的硬漢子，怎麼這回做出這樣的事情來了呢？雖然他家裏沒有勞動力，生活不算好，可是早已不是一九五一年情形了。正是因為心裏這樣疑惑，他才仔細地看着縣裏的信。

等向陳川江了解了一些齊海明的近況以後，王區長似乎得到了這樣一個結論：老齊這兩年思想變了，他本想再多打聽一些情況，可是陳川江第二次打斷了他：“王區長，我急着辦完事情好回去，我打算馬上到齊書記家裏去，區裏有什麼要我帶去的東西呢？”

王區長遲疑了一下說：

“你着急了嗎？好吧，你先去吧，我一定通知鄉裏解決這個問題。”

“王區長，給齊書記家的救濟款……”

“呵，救濟款，我們的救濟款都發到鄉裏去了。我馬上了解一下，大概鄉裏也發到戶了。”

關於救濟款的事，陳川江還想再說些什麼，可是他一轉念頭，說道：

“王區長不給鄉裏寫個信嗎？”

“不用了，我就要到那邊下鄉，你要急就先走一步，不着急就跟我一道走。”

“我還是先去吧。”

陳川江走了以後，王區長又疑惑地看起縣裏那封介紹信，他手頭本來還有一筆機動的救濟款的。不知道是因為他這種疑惑，還是因為對齊海明的不滿，他沒有答應動這筆款項，雖然按縣裏這封信的精神，是應該立刻“救濟”，還應該給齊海明寫封信要他放心的。有人找王區長處理事情，他把信放到一邊去了。

二十元路費

第二天，陳川江帶着齊家捐給齊海明的一套衣服，一

雙鞋，趕回到縣城來，民政科長熱情地接待了他。

“陳同志，到下邊看到了什麼問題？別客氣，給我們提出來，我們可不比你們重點縣先進呀！”

“不客氣，走馬觀花，哪能提出什麼意見來。對統購統銷聽說有些謠言，哎，對什麼工作反革命分子也要破壞的。”

“對呀”，民政科長緊應和着說：“謠言總不斷，對反革命分子還得好好地鎮壓鎮壓。看起來，人們的警惕性還是不夠高呀，不然，敵人不能夠這樣囂張。說來說去，還是個覺悟問題。”

“一點也不錯，幹部的麻痹思想到處都很嚴重。”

兩個人談的很投機，最後客人帶着幾分難為情的神氣對民政科長說：

“有件事情很難開口，我來的時候路費帶少了，路上鬧病吃了點藥，把錢用光了……”

“路費？不要緊，你打個借條借點吧。”

“這真給你們添麻煩，”陳川江謝了謝這位好客的科長。在縣政府吃了午飯，帶着借到的二十塊錢（清一色的新人民幣），和科長告別後，離開縣政府上路去了。

在 省 城

陳川江並沒有回沙湖縣，却穿了帶給齊海明的新衣服，搭汽車奔省城去了。省城是長江岸上的一座大城市，陳川江有兩年沒到這裏來了，但是街道他是熟悉的，他在一條僻靜的地方找了一家旅館住下，他在旅客簿上填上了“陳家駒”三個字，下面寫的是沙湖縣政府幹部，因公來省等字樣。

不久，這個化名“陳家駒”的陳川江就到街上買了一副墨鏡，在一家小飯館裏吃了飯，坐着三輪車到靠近郊區的上業區去了。這裏和兩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，新的廠房正在修建，高大的腳手架上建築工人在忙碌着，江邊正修建着規模宏大的橋樑，從遠處就望到高聳在天空的德立克扒吊，在輕捷地轉動着它那鋼鐵的手臂。陳川江在一條街口下了車，在小攤上買了包烟，四下裏看了看，就走進一條小巷子裏去了。這條巷子和兩年前一樣，這多少使他鬆了口氣，他找到那個要找的門牌，門半掩着，他推門進去了。

一個老大娘在堂屋裏迎着他，放下手裏的活，問道：

“同志，你找誰呵？屋裏沒有人。”

“婆婆，陳東山，磨豆腐的陳東山還在這兒住嗎？”

老大娘用手抿了抿散落下來的頭髮，仔細地看了看來人，帶着幾分驚奇的口吻說：“陳東山？你？他出事啦，你同志不知道？”

“出什麼事了？我是從鄉下來的幹部。”他又加了一句：“我是來調查他的。”

老大娘並沒有留意客人臉上的驚恐和失望的表情，對他講起了不久以前陳東山如何被逮捕的情形。

“……同志，他哪是個磨豆腐的？早先當過聯保主任、殺過人、造過孽，唉，還在他磨子底下搜出了炸藥呢！你同志說嚇死人不嚇死人，一個屋裏住着，你想得到他是個這種人！我們居民小組還開了他的會，這種人呀，抓起來可真不虧！”

老大娘還想講下去，可是陳川江打斷了她的話：“好，我到區裏調查他去，我要帶他到我們縣裏槍崩他，這個人

在我們那裏造了不少孽。”

“是呀，是呀，惡貫滿盈啦……”

老大娘一抬頭，那位來客已經匆匆地走了。

區政府離巷口不遠，但是陳用江並沒有去，兩年前他曾到那裏去過的，可是今天他連向那裏望一眼也沒有。他沿着街無目的地走着，忽然一個婦女的聲音在他耳邊吼起來：

“你這個人，走路怎麼不看著點，睜着大眼往人身上撞！”

他吃驚地抬起頭，才知道人家是罵自己，連忙陪了個禮走開了。

當他帶着幾個包子回到旅館的時候，主樓都沒有力氣了，他進了屋，把門闔住，把用報紙包着的包子往桌子一扔，就倒在床上了。

“怎麼辦呢？難道白跑到這裏來了嗎？二十塊錢快花完了，下一步棋該怎麼走呢？”

天黑了，肚子餓了，他爬起來，開了燈，到桌邊吃起包子來，腦子裏一會東一會西地亂想着，忽然，他注意到包包子的那張舊報紙上的一段消息，這是關於某一家工廠增產節約的報道，裏面提到了很多先進工人的名字，正是其中的一個熟悉的名字首先吸引住他。他把報道仔細地看了一遍，一個新的計劃在他心裏朦朧地出現了。

他立刻喊了茶房來，掏出兩張新票子來，說：

“給我到對過要份頭等的客飯來，再打二兩酒，快一點！”

他抽着烟，對着黃黃的燈光，深思起來。

李江華家的客人

靠江邊不遠有一片新蓋好的工人宿舍，並排的幾幢兩層的紅樓房，兩幢之間栽着新樹，樹中間的繩子上，掛着洗好的衣服，從江面上颳來的風把衣服飄起來，像漲滿的帆一樣，除了江上不斷傳來的輪船的汽笛聲，這裏是很安靜的。

在一幢樓房的下一層，住着李江華一家，白天李江華在工廠裏做工，他的妻子陳菊英在家踩着縫紉機做活，他們的孩子也上學去了。屋裏東西雖然不多，可是很乾淨，顯得很實用、樸素，牆上的毛主席像旁邊，掛着一張裝在玻璃框裏的獎狀。這天，陳菊英正踩着機器，門口來了一個年輕人，陳菊英機器沒有停，只抬了抬頭，向這位有些面熟的客人望了一眼，以為是廠裏的人，說：“你找老李嗎？”

“不，我找你，二姐，你不認識我了嗎？”

陳菊英的機器一下停了，她抬起頭來直着眼睛端詳着這位叫她二姐的人，她認出了那兩道濃眉和鼻尖上的幾顆淺麻子，可是她並沒有熱情地走過去迎接她這位遠房的弟弟，仍然隔着機器站着沒動，問道：“江伢，”她叫着他的小名，“是你？你怎麼到這裏來的？我聽說，你……”

“你聽說我犯了法，坐了監獄吧，二姐？”

“不是送你到農場勞動改造去了嗎？”

“是呀，二姐，你別這樣瞪着我，我勞改了一年多，我可改造好了。政府提前釋放我回家。二姐，你看這是我的……”

陳川江說着，從懷裏掏出一張揉皺了的紙，接着說：

“這是農場給的，你看上面寫着我是積極分子，學習小組長，因為工作表現好，才提前釋放的，這就是證明。”

“你能往正道上奔就好啦，”陳菊英嘆口氣，從機器後邊走了過來，給客人倒了杯水。“人家都往社會主義奔，你年輕輕的，就往壞道上走，走到哪裏算一站呢！這是你爹造的孽，別嫌你二姐說話嘴直，你要走他那條道，早晚也是叫政府鎮壓了。”

“二姐，你怎麼說這話，說書唱戲裏面都有浪子回頭，我就不興重新做人啦？”

“你不回家，來省城幹什麼？”

“人有臉，樹有皮，我年輕輕的，在家裏哪有臉見人，我來求姐夫給我找個事做。”

“哼，說的可容易，你姐夫在哪裏給你找事？他又沒有開着職業介紹所。”

“姐夫是先進工人，勞動模範，給上邊說句話還不行？”

“你從哪知道的？”

“牆上那不是掛着呢！”陳川江說着向牆上的獎狀咧咧嘴。

“你的眼倒尖，”陳菊英說了，又擺弄起自己的活，她一邊踩着機器，一邊說：“你跟你姐夫說吧，我可不管。江伢，你到了省城可別亂鑽。告訴你，陳東山可是個特務，前年你來了，我記得你還住在他家裏，三叔長、三叔短的他一塊混。依我說，你這回吃官司就是吃你爹和你這個三叔的虧。”

陳川江雖然怪討厭陳菊英這些話，但是他還是裝做很

在意地聽着，有時還插嘴問：“二姐，你怎麼知道人家是特務？”

“政府把他抓去了，我還不知道！我告訴你也好，省得你再找他，還是我們鄉裏那個姓王的女幹部檢舉的呢！”

“她？”陳川江忍不住叫了一聲，他臉上一下子顯出了兇慘和毒狠的神色，可是埋頭踩機器的女主人並沒有看到，“二姐，她還在那個區裏工作嗎？”

“在，聽你姐夫說，去年結了婚，還有了小孩子。”

陳川江臉上遮上了一層烏雲，把隨手拿在手裏玩弄的孩子的蠟筆掐斷了，他不想再這樣談下去，對陳菊英說：“二姐，我餓了，給我弄點吃的吧。”

晚上，孩子小雲先回來了，這孩子一點也不認生，拉着陳川江就要他唱歌，講故事。當這位客人說自己什麼都不會的時候，孩子對他表示了極大的輕視，把藏在抽屜裏的連環畫、故事書拿出來，給客人講起來。

“舅舅，你聽聽這個少先隊員捉特務的故事吧。”

“不，我不聽，你自己看去吧。”

小雲敵意地看了舅舅一眼，遠遠地躲開他，再也不理他了。

最後李江華回來了，在工廠裏李江華是一個很受人尊重的鉗工，回到家裏，他又受到妻子和兒子的尊重。剛受到委屈的小雲一頭扎到父親懷裏，想照平時那樣把一天學習的功課講給父親聽。可是今天有了客人，父親不能不推他招呼陳川江。

四個人圍着飯桌吃晚飯，小雲奇怪地發現父親、母親今天都不說話，他知道這都是那位什麼“舅舅”引起的，因

此就瞪着兩隻發怒的眼睛對着他。

晚上，陳川江和李江華正式地談了一次話。談話的結果使陳川江暗自打消了自己的計劃，介紹工作的事，李江華連聽也不要聽的。教訓他的口吻比陳菊英的話重得多。等陳川江在一張臨時搭的床上睡下以後，耳朵裏還很久地響着這些討厭的話。他暗暗地想：“這些都是在朝的人，現在正是他們得勢的時候，和他們決談不來的。”

陳川江思考着這幾天的經歷：他是那樣容易地逃開了那個強制人勞動的農場，一個私章就受到那位縣長的接見，雖然事情並沒有他原想的那樣順利，但是他總算弄到了二十元的路費，爲什麼不可以得到更輕易然而更重大的成功呢？李江華講什麼辛辛苦苦的勞動，就叫你們這樣的人去賣命去吧，勞動，勞動，勞動一輩子你也只不過是一個臭工人！可是，也不能自找上你的門，我們就走着瞧吧！

第二天，陳川江決定回原籍去，公開地和陳菊英要了路費，暗地裏拿了李江華放在床底下的一雙皮鞋，和掛在門後的帆布挎包。

輪船上的旅客

輪船逆着水急速地行駛着，初昇的太陽從烟霧迷茫的東方剛露出頭來，平靜的江水抹上了一片紅光，住在江邊的人家剛剛開開門，勤勞的主婦正挑着水桶緩緩地走下堤岸，這時輪船上的乘客還在睡覺，只有偶而醒來的人，勉強地抬抬頭，望望天空的早霞，就又埋下頭睡去了。

只有一個年輕的旅客。他的脚下睡着一個蓋着一件藍制服上身的幹部。昨天上船的時候，人們看到他倆坐在一

起，好像是一道出差的幹部。這位年輕的人格外能照顧他的“同伴”，夜晚風很涼，他幾次給他的“同伴”蓋那件上身，這位“同伴”是個貪睡的人，一夜打着擾人的鼾聲，天亮了還沒有停止。

天慢慢地大亮了，紅光淡了下去。這時人們如果注意的話，可以看出這個青年人的臉上顯出焦急的樣子，兩道濃濃的眉緊鎖着，他一會望着遠處，一會望望他的“同伴”。船趕過了幾隻木船，沿着江，灣了一個半圓形的圈子，這時一個很大的鎮子在右岸上出現了。遠遠的就看到碼頭上的搬運工人在走動着，有很多小划子準備着靠近輪船做生意。

年輕的旅客長出了一口氣，把制服扣記好，又重新結好皮鞋帶，揸好揸包，看樣子是準備下船了，可是他絲毫沒有叫醒他的“同伴”的意思。

這時輪船響了一聲刺耳的汽笛，長長地叫個不停，他腳下那個睡覺的人突然停止了鼾聲，抬起了頭，迷迷糊糊地問了一句：“到什麼地方啦？”

年輕人簡直把這聲汽笛當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仇敵，他暗自罵了一句，就緊回答他的同伴：“你睡吧，天剛亮，過了晌午你才到地方。”

果然，他的“同伴”又倒頭去睡了，船靠近了碼頭。十分鐘以後，這位年輕的人已經上了岸，他順手把一副墨鏡架到鼻樑上，他的濃眉被遮住了，鼻尖上的淺麻子也不顯眼了。轉了一個彎，他的制服上出現了一個惹人注目的“長江航務局”的證章，衣袋邊上還插着一隻鋼筆。